

美学研究

后殖民主义的政治向度与美学观照*

——国外萨义德政治美学思想研究述评

吴铁柱 王丙珍

【摘要】作为20世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批评家,萨义德以文化形态的小说为切入点,阐释美学对政治的态度、参照系、生活经验、文化抵抗运动和民族属性的影响与作用。就此,萨义德以东方主义为核心的后殖民批评建构西方叙事的政治美学分析模式。萨义德政治美学思想在批评话语的政治向度、主体政治的美学观照中呈现知识分子与民族文学的审美救赎,本文力图在此三个维度梳理和探析国外萨义德政治美学思想研究的学理分析框架,并以此基础剖析萨义德文化政治批评的融合性与矛盾性,探讨东方意识形态和西方审美趋向的跨地域对话与跨文化交流,为我国政治美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彰显政治美学思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萨义德 后殖民主义 批评话语 主体政治 审美救赎

【作者简介】吴铁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王丙珍,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20)03-0124-09

萨义德结合世界格局、历史评述、东方主义话语和个人经历开创后殖民主义理论,开拓以人文介入政治的美学领域,成为西方学界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批评家之一。作为介入第一世界学术圈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萨义德借助批评话语表达身份认同,试图在主体性、知识分子、民族文学层面构建政治美学体系。他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组成的“三剑客”引领了后殖民视域下的文化政治、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教学实践、少数话语理论、属下研究及庶民学等。萨义德依据政治批判与美学原则的思考,为批评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参考,对人类知识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萨义德学术思想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后殖民主义视域中的政治向度与美学观照这个领域上。“本质上,政治意识形态、体制与宪法都是美学系统。”^①萨义德的论著呈现美学的政治化倾向,他将政治美学定位于强调审美统领政治,始终以美为目的介入政治活动,

*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二战后德国国家文艺政策与德国美学理论博弈关系研究”(16ZWD02)、牡丹江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牡丹江民俗文化产业研究”(MNUB2016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Crispin Sartwell, *Political Aesthetic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

以破坏殖民主义的审美作用为己任，将审美看作一种侵略形式，专注于政治美学领域的探索。本文力图从批评话语的政治向度、主体政治的审美观照、知识分子与民族文学的审美救赎三个维度对国外萨义德政治美学思想研究展开深度剖析。

一、批评话语的政治向度

萨义德将批评话语当成舞台和战场，各种艺术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力量在此相互交织和较量。他对批评话语的政治的愿望、处境和解放感兴趣，其批评话语的政治向度指向文化的力量、政治权力及其与现实相结合的情况。

（一）文化的力量：反抗、认同、介入与合谋

根据萨义德，反抗的力量寄托于批评话语，唯有批评可以解构西方殖民者重构的胜利者的历史故事及其所蕴涵的政治力量。他对殖民问题的叙事探涉与解读在以“国家即叙事”的思想中展开，强调叙事体虚构作品在殖民历史和帝国世界中的作用，渐次阐释诗歌、小说和哲学在解放、启蒙、奴隶制度、殖民主义、种族压迫、帝国主义统治、身份认同、文化存在方式等层面的重要意义。东方及东西方的不平等关系构成萨义德学术思想的核心，与之相关联的是殖民、压制、屠杀、掩盖、非正义和斗争等政治问题。由此，萨义德赋予批评话语以政治美学色彩，致力于建立关于人类社会的平等的新叙事。萨义德认为，由大量的美学因素构成的殖民话语与批评话语与政治是相辅相成的，“凡是政治认同受到威胁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种抵抗被灭绝和被抹拭的方法”。^①同时，萨义德所提倡的晚期风格，即“格格不入”，亦是批评话语用以反抗的另类表达，“奇妙的作风与生活方式，至死也不向社会妥协的思想与行为”。^②另外，在萨义德与巴伦博依姆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艺术也绝不例外，“我觉得在审美和政治的对比中，所有审美现象都可以用政治手段来弥补，最后便没有反抗；我觉得有时想想审美作为政治的控诉是有用的，这是对那些非人道、不公平的强有力的反对”。^③可见，从本土历史主义角度透视后殖民批评的西化，萨义德论著的批评话语具有英语的政治化倾向和批评家的西方文化认同倾向。

萨义德认为“流亡”与“介入”必由“意志”决定，更重要的是，萨义德将“意志”界定为“认同”，批评主体必须在“知识的意志”“学术的意识”“历史的意志”与“反意志的运作”中做出选择。他又将现代性问题归为“对立的意志”或“第三种意志”，“萨义德政治实践的核心范畴，不是体现与理性，而是意志。像尼采那样，萨义德将现代性的昌盛（health）当作他的问题”。^④萨义德则将现代性中少数人的生存经验与政治、社会与文化联系起来。霍米·巴巴为萨义德补充了“介入”的媒体之维，媒体介入意味着“国家一空间”可能是“局部的”（partial）。霍米·巴巴将民族与叙事计划当作“两方面的话语”（Janus-faced discourse）建构，质疑萨义德的“分析多元主义”（a kind of analytic pluralism）属于影响民族文化批判形式，只能让人们理解国家叙事语言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⑤总之，萨义德矛盾重重的批评话语在政治与审美的循环往复中为后殖民批评的批评开启多元的研究方向。

然而，萨义德后殖民批评与西方关系纠缠不清，多重自相矛盾之处颇受学界诟病，“东方主

① [美] 爱德华·萨义德、[美] 戴维·巴萨米安：《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1 页。
 ② [日] 大江健三郎：《读书人》，许金龙译，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4 页。
 ③ [美] 阿拉·古兹利米安编：《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杨翼译，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03 页。
 ④ Hayden White, *Criticism as Cultural Politics*, in Patrick Williams, ed., *Edward Said* (III),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p. 363.
 ⑤ Homi K. 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3.

义有时也与西方的实证主义、与有关原始性的一般界说、与进化论、与种族主义同流合谋”。^①不可否认的是，萨义德始终未能立足于东方知识体系提出“非西方主义”的东方理论，东方并没有真正地获得话语权，“《东方主义》坚持不懈地强调西方的再现模式和知识，与西方的特质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②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思想苟同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后殖民批评最终沦为西方理论思潮。更何况，萨义德学术研究的起点与终点皆指向地区民族主义，“赛义德的书划定了西方的一个探索领域，称作‘东方主义’，并把它解释成为一种许多世纪以来事实上与西方的东方意识相始终的相对统一的话语”。^③由此，后殖民批评话语不可避免地融入与西方共谋的政治和文化范畴。

（二）政治权力：判断、批判与交流

萨义德批评话语理论的根基在于故事即权力、批评即权力、话语即权力、知识即权力的观点，因而批评话语必然具有一种判断的力量，其作用直接关联政治权力，并非仅仅来自于语言本身。“萨依德所说的求知识的意志，以及生产知识的真理的意志，也是一种权力意志。学术知识自然也是西方权力机器里的一环。”^④在萨义德这里，权力都是批评话语，“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鉴的历史。”^⑤作为大学教授，萨义德将教育目的定位于教会学生独立地运用批判的眼光，进而揭穿统治者的腐败、堕落、虚假、愚蠢与不可救药，“萨义德主张批判意识是实现政治目标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在世界上实现正义的基础”。^⑥对萨义德而言，美学的任务不在于叙事，而在于成为政治的奋斗目标。

作为西方学术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萨义德的学术思想承继维柯、本雅明、福柯的历史社会分析的研究传统，关心历史、叙述、记忆、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阐述客观结构与主观感受之间的张力。维柯建立了基于共同人性的历史发展观，指向诸民族的语言学与哲学世界。本雅明透析当今的战胜者收获的是文化财富，法西斯打着进步的名义假扮历史常态成功地蛊惑人心。本雅明惋惜讲故事之人的远去，指出人类丧失了凭借记忆、经验、陪伴和生命达成的最宝贵的交流能力。福柯则另辟蹊径，钻研刑罚、监狱、性和疯狂的历史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夯实话语和权力的不可分离，求索知识、真相、自由、伦理等宏大的主题，借以批判现代理性话语。在福柯看来，一切话语皆是权力，“‘一切’本身即疯狂”。^⑦萨义德在继承中解构了福柯的“权力话语”，进而凭借种族、帝国及民族性的问题，彰显知识话语的中心论与政治权力，“《东方主义》最注重的是，分析西方的学术理论系统及美学表述规范，在西方对非西方世界进行物质上及政治上的漫长主宰历史中被利用的程度”。^⑧萨义德困惑于艺术的审美目标与政治主流的格格不入，当文化的混合与实际情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美学就是以语言为材料的质问、揭露、颠覆、修正、反思与阐述，而不仅仅体现权力和单方面的意图。

① [英] 詹姆斯·克利福德：《论东方主义》，马海良译，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② [英] 巴特·摩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彭淮栋译，（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9页。

③ [英] 丹尼斯·波特：《东方主义及其问题》，黄开发译，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④ [英] 罗伯特·J. C. 扬：《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周素凤、陈巨擘译，（台）远流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95页。

⑤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09页。

⑥ [美] 保罗·博维：《权力中的知识分子：批判性人文主义的谱系》，萧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⑦ [法] 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9页。

⑧ [英]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二、主体政治的美学观照

萨义德通过谈及主体的艺术体验阐释主体政治，主体性的政治和审美维度受到萨义德自始至终的捍卫，指涉审美主体、政治主体、批评主体的体验、回忆、人文关怀、美学理想、混合性与权威等。但是，作为殖民进程中明显的组成部分，萨义德政治美学思想尚且缺少阶级主体与性别主体的视角。

首先，萨义德认为审美主体依赖个人、环境与体验，尤其是主体反思式的超越身份与他人达成一致的艺术体验。论及审美经验是个人的与公众的汇合体，林赛·沃特斯承认西方美学已经受到历史的祛魅与质疑，他侧重于研究音乐在萨义德学术思想中的特殊位置，“萨义德首先谈起音乐体验受到回忆的推动，这种回忆是与实际的物质现实紧密相关的”。^① 萨义德重视音乐的时间性、社会性、控制性、记忆存储、引发情感等属性与功能。因此，政治对审美主体而言是有条件的，美学则是永恒的。

其次，萨义德力争构建政治主体的人文关怀和美学理想，“这是一个文化运动，说出我们不合作，我们不能再生活在被占领的情况下，因此我们必须自给自足”。^② 另一方面，萨义德将流亡政治归于环境冲突，“根据萨义德，对欧洲人而言，存在于想象中的地理分水岭，是导致穆斯林反抗基督教世界的原因”。^③ 萨义德将政治主体性投身于“反美学式”的反抗行动，“反美学，不管怎么反，仍然是‘美学’”。^④ 因此，萨义德的主体性必然会“矛盾重重”（contradictions），“虽然他对主体（subject）的论述并非定论，但他显然对当代后殖民理论既不熟悉，也不清楚它的目标”。^⑤ 相反，他将“对位阅读”升华至主体政治的遗产，“虽然萨义德从未发表详细的主体性理论，我们却不难看出政治主体思想是他作品中的一条主线”。^⑥

最后，萨义德“诗意的”后殖民批评与实践反映其学术思想的“混杂性”，隐喻着“流亡”与“介入”的两位一体，即批评主体性及其立场模糊问题。美国左派阿里夫·德里克阐述萨义德作为批评主体的“混杂性”时写道，“尽管萨义德的‘中间性’意味着某种从容，但作为一个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情势不允许他以那种从容越过以色列边界（这也对后殖民性中有关边界的部分提出了质疑）”。^⑦ 事实上，正是所谓的“某种从容”暴露了萨义德以美国公民身份的高姿态凌驾于“边界”之上的越界。他不是以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投身于危险之中，表征萨义德自身的西方化本质。正如阿布德·阿布卡里所说，“萨义德也是以中东事件和西方政治与文化评论而闻名的媒体人物。虽然他最杰出贡献是《东方学》的出版，这本书成为深深根植于西方学院文化的学术现象”。^⑧ 桑卡兰·克里施纳教授试图阐述萨义德虽然致力于话语和反抗，却忽视了民族或本土主义的本质。他指出，“东方主

① [美] 林赛·沃特斯：《美学权威主义批判：保尔·德曼、瓦尔特·本雅明、萨义德新论》，昂智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6 页。

② [美] 薇思瓦纳珊编：《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85 页。

③ Roger J. Bresnahan, *Islands in Our Minds: The Pacific Ocean in the American Literary Imagination*, in Asian Studies Center, ed., *Reflections on Orientalism: Edward Said, Roger Bresnahan, Surjit Dulai, Edward Graham, and Donald Lammer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85, p. 5.

④ [美] 贺尔·福斯特编：《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集》，吕健忠译，（台）立绪文化事业公司 1998 年版，第 10 页。

⑤ Bill Ashcroft and Hussein Kadhim, eds., *Edward Said and the Post-Colonial*,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1, p. ix.

⑥ Prasad Pannian, *Edward Said and The Politics of Subjectivity*, in May Talmissany and Stephanie Tara Schwartz, eds., *Counterpoints: Edward Said's Legacy*,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10, p. 69.

⑦ [美]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3 页。

⑧ Asad Abukhalil, *Orientalism in the Arab Context*, in Naseer Aruri and Muhammad A. Shuraydi, eds., *Revising Culture, Reinventing Peace: the Influence of Edward W. Said*. New York: Olive Branch Press, 2001, p. 100.

义话语不是来自东方的 (eastern or oriental) 能证实的真理, 他们的宗教、经济、政治、语言、语法和文本, 而是西方自我塑造与支配和控制世界其他地区的权力 (enabling) 修辞。”^① 问题在于, 批评家的身份、知识源起及批判的力量, 对于生活在异域空间、接受西式教育且使用熟谙的西方知识体系作为批评话语的“脑子里想着的只是西方读者”的批评家而言, 他能够运用熟知的西方批评话语分析“陌生化”的东方, 但他所研究的东方并不是真正的东方, 其起点与结局皆不过是西方文化的影像罢了,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过分关切会分散人们对地方性文化与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力量之间关系的注意力。”^② 由此可见, 后殖民批评理论“混杂性”的根源在于身份的“混合性”。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 萨义德的批评家身份是面向中东政治的美国知识分子, 在建构与迷失的批评主体性之中, 萨义德凸显批评主体的美学权威。政治与学术的交融促使批评家演变为权威的专业者。鉴于此, 萨义德所谓的“对位批评家”与“反抗批评家”不过是社会历史批评者的翻版, 他只是为他们增加了政治美学的观点。“这两种批评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希望从文化产品 (小说, 绘画等) 中找到社会意义, 或者更具体说, 找到政治/审美价值。”^③ 批评者化身为权威人物, 他们应该做的就是用所学的知识找出真相。在萨义德看来, 批评者应该对与权力相关的、在本土发生的事件做出评价, 批评家凭着怀疑的态度对待本土事件, 他就能把被隐藏的真相及其相关联的权力一起披露出来。因此, 文化批评主体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欣赏者, 也绝对不能安心地拿着报酬自我封闭起来, 而是要成为一名将批评话语当作武器的民族斗士。

此外, 萨义德学术思想备受批评的一点在于缺少阶级主体与性别主体的研究视域。萨义德没能关注到批评家的性别问题, 基本上不了解女艺术家的作品, 也忽略了自身尴尬的文化身份, 他的观点仍局限于西方的、美国的、白人的、男人的合法的主体性之中。萨义德的论著很少提到女性, 虽然有意识地偶尔提到过此类主体性问题, 但确实没有深入地展开相关研究。萨义德只是将葛兰西的人文主义思想注入“知识分子立场”“政治阅读”和“普世主义”, 即吉尔伯特所谓的“新人文主义”, 针对女性、劳工阶级和地区少数族类展开过“同情的批判”。作为作家、审美家和批评家, 萨义德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 却轻视了阶级与女性的话语权问题。他过于重视英语写作, 却忽视了阶级与性别, 在语言的审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中, 导致东方与东方文化成为自我与他者的互证^④。瓦勒丽·肯尼迪曾批评《东方学》性别因素的缺场, 反对《东方学》以二元对立的策略重视“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男性”, 却有意地忽略了“东方”与“女性”。斯皮瓦克将后殖民批评置入人权与人性之中, 他在《属下能说话吗?》《在他者的世界里: 文化政治文章》《后殖民理性批判: 转向正在消失的现在的历史》等著作中均以“女权主义史”为轴心开拓女性后殖民主义视域, “属下研究小组的工作提出了变革理论”,^⑤ 基于类似的原因, 罗莎琳德·C. 莫里斯接续女性主义视角反思人类历史。^⑥ 从康德“人是目的”的哲学关怀到波伏娃“第二性”奠定了女性主体性思想, 文字的历史即女性的非主体性历史需要解构。后殖民批评的内部研究开始转向性别主体性, 因而, 后殖民批评备受女性主义者的追随与推崇。

① Sankaran Krishna, *Globalization and Postcolonialism: Hegemony and Resist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p. 74.

② [美] 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 王宁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67 页。

③ [美] 拉尔夫·P. 洛克:《音乐中的异域主义和东方主义: 世俗批评面临的问题》, [美] 保罗·鲍威编:《向权力说真话: 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 王丽亚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81 页。

④ John M. Mackenzie, *Orientalism: History, Theory and the Art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0.

⑤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Methuen, 1987, p. 197.

⑥ Rosalind C. Morris,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89.

三、知识分子与民族文学的审美救赎

萨义德通过知识分子的自我超越与民族文学的审美乌托邦对帝国主义殖民性实施批判性考察，证明知识分子将平等、民主、发展的问题当作改变现实的目标，恢复并发扬了民族文学的美学功能和教育传统。他的政治美学策略虽然未能导向后殖民美学和民族美学，却以东方族裔出身的西方知识分子身份为政治美学、人类学美学、民主美学三个维度预留了言说的理论空间。

（一）流亡知识分子、世俗知识分子、行动知识分子的自我超越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民族身份、地理区域与文化认同之间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知识分子是“处处是家，处处又不是家”的那一类人。他的这种知识分子论不同于葛兰西和福柯，他着眼于知识分子的“向（to）”及“为（for）”公众介入的维度。如同柏拉图的“哲学家为王”思想那样，根据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人类需要知识分子的指引，因为流亡的知识分子、世俗的知识分子和行动的知识分子不断地追求知识、保持进步的态度和进行道德判断的过程就是“去殖民化”的过程。

首先，作为“流亡的”美籍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萨义德对美国支持以色列颇有微词，在分析美国知识分子与中东政治问题中否定资讯有“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漂泊和流亡的模式俱在；史东（I. F. Stone）总是说，巴勒斯坦人已经成为‘中东的犹太人’（the Jews of the Middle East）。但那是个借来的叙事。问题在于它毕竟是个外来的文化；它不会说英文，不能和西方的神话共鸣”。^①因此，萨义德否定民族主义叙事与阿拉伯叙事，其后期的后殖民理论侧重研究流亡知识分子回归公共空间的作用。帕尔·阿卢瓦利亚解读萨义德论文《流亡的思考》中指出，近代人迫于战争的蹂躏或政治压力带来的地理移位给知识分子带来“真正的痛”。“萨义德用近似矛盾的方式书写流亡，既作为知识分子边缘性和持续旅程的理想状态之隐喻调用它，也作为真正的历史事件调用它。”^②萨义德总是徘徊在外在的冲突与内心的矛盾之中，既困于身体的流放、精神的流亡和夹缝中的民族身份，又坚守流亡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职责和使命。

其次，萨义德建构了世俗知识分子在政治语境的审美、艺术与社会生活层面的异质同构。萨义德推崇知识分子作为人文主义与民主美学的传承者、创造者、建设者与行动者，知识分子要承担精神性与救赎性的责任，参与政治和社会实践以解决当代世界的政治与美学问题。萨义德以多重文化身份为出发点探讨人文主义、民主美学与知识分子问题，“对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让事情达到理想，没有任何妥协。你有想做的事情，你所关心的并不是取得了一点点的进步来获取少许的安慰，而这是政客们所需要的”。^③萨义德源于第一世界学术思想的世俗知识分子的职责不能迎合第三世界本土学者的不同口味，第三世界学者更关注萨义德对阿拉伯地区知识分子的影响及拉丁美洲东方学的困境。《东方学》反抗西方的错误在于歪曲整体的西方文明，而且忽视伊朗艺术、土耳其艺术及印度艺术对西方的影响，“他对东西方艺术的影响有一个推论：伊斯兰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腊—罗马和拜占庭的影响；伊斯兰艺术和建筑从近东丰富而古老的传统那里获益更多。”^④瓦勒丽·肯尼迪在阐释其世俗知识分子的对立立场、后殖民思想、帝国文学与旅游写作时指出，“萨义德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和民族认同已被学者们忽略”。^⑤罗宾斯在与萨义德的对话中探讨美

① [美] 薇思瓦纳珊编：《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437 页。

② Pal Ahluwalia, On Late Style: Edward Said's Humanism, in Ranjan Ghosh, ed., *Edward Said and the Literary, Social, and Political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65-166.

③ [美] 阿拉·古兹利米安编：《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杨翼译，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37 页。

④ Ibn Warraq, *Defending the West: A Critique of Edward Said's Orientalism*,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7, p. 260.

⑤ Valerie Kennedy, *Edward Sai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2000, p. 98.

国意识中的知识分子与恐怖分子的同性问题，通过勒·卡雷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物戴安娜·基顿的形象分析流放话语，并且直击美国人身份的冲突问题，“她是欧洲人或美国人，把一项外国的事业，别人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这种行为是越俎代庖。主人公在影片中出尽洋相，遭人唾弃”。^①罗宾斯以此为根基质疑萨义德的英语书写阻碍了“真实性的行话”。

最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旨在践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学院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正义性与公共性。“对萨义德而言，要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在批评的学院派将自己置于许多重要的争论或思想之外或之上；而另一方面，教学或研究研讨会活动意味着严肃或足够的‘政治’，这可能是自我欺骗。”^②萨义德一贯将大学看作是不能“去殖民化”的最后一块准乌托邦，但他承认大学是被政治化的社会组成部分，昭示其多重身份的“流亡”与“介入”的合法性和必然性，“萨义德对推进美国知识分子工作和学术努力的典型贡献的关键源于他作为文学和政治实践者的多重地位”。^③同时，知识分子的公共作用在职业依附中得以消解，“职业把基础置于‘文化’当中也限制了本身的对抗性，即对抗重新提供这种客体可能产生的任何政治价值”。^④穆斯塔法·马鲁奇教授结合权力意志与越界、家园与文本、写作、记忆场所、知识分子生活与公共领域探讨萨义德思想本质因素，他着力研究萨义德流亡者的身份与地位，从萨义德创造的“战略知识分子”解释其著作的多元价值，辩证地理解一个在思想上以同化代替起源的有争议的批评家。^⑤斯皮瓦克致力于透析个体主体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辩证关系。她曾指出：“我增加了萨义德对权力和欲望之私密主体（surreptitious subject）的分析，知识分子的透明性（the transparency of intellectual）在此留下的痕迹。”^⑥从中可以借鉴一种站在萨义德的立场细读萨义德理论的“换位思考式”研究方法。

（二）民族文学：“乌托邦”的本土化、人文主义、美学化与全球化

萨义德认为人们通常以不加批判的态度阅读本民族的经典著作，却既贬低又反对其他的民族文学与传统。因此，民族文学写作、阅读与理解即审美政治化，文学作品关联作家个人的生活、地域文化、民族历史及全人类解放。

后殖民理论突显民族文学的审美价值、政治力量 and 普适性，后殖民主义民主政治的突破在于文化艺术的本土主义、身份认同与民族共识。洛尼亚·卢卡通过萨义德自传《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阐释了“生命写作”的政治之美，“书写一个人的生命故事，作为治疗，作为治愈，也许站在可能理解萨义德回忆录的立场，不仅为了记住（过去），而且为了忘记（现在）”。^⑦萨义德未曾揭示种族与本土的本质，却无形地夸大了本土文学的革命因素。事实上，“殖民文学，甚至殖民主义文学，也根本不像将它与后殖民文学并置这一做法所暗示的那样，总是那么咄咄逼人地自信和蛮横地排斥本土文化”。^⑧萨义德以文学为切入点论述美国人文主义与政治批评实践，肯定其凝聚的力量和适用性。据此，英格丽德·约翰斯顿继承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路线，探讨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去西方中心

①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美国知识分子与中东政治》，[美] 布鲁斯·罗宾斯编：《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王文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② Conor McCarthy,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dward Sai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8.

③ Barbara Harlow, *The Palestinian Intellectual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Academy*, in Michael Sprinken, ed., *Edward Said: A Critical Reader*,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 173.

④ [美] 布鲁斯·罗宾斯：《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徐晓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⑤ Mustapha Marrouchi, *Edward Said: At the Limit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4, p. 29.

⑥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65.

⑦ Loana Luca, *Edward Said's Lieux de Memoire: Out of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Autobiography*, *Social Text*, Vol 24, No 2 (87), 2006, p. 131.

⑧ [英]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主义”的问题，证明具有少数民族背景的学生在学习后殖民文本的过程中，可以拓展人文视野且养成文化包容的情怀，而且来自主流文化的学生在阅读后殖民文学的过程中也获得相同的价值。^①

萨义德将文学当作“集体的记忆和语言”和“民族的权利”。拉贾戈帕兰·拉达克里希南编纂《萨义德字典》探讨萨义德人文主义的普世价值，认为“萨义德的著作坚持人类与世俗历史，如果不是全部，也是最大程度地触及人文主义的迷人与可怕层面”。^②柯索伊斯与甘古丽讨论萨义德的世界知识分子、人文主义、音乐的隐喻、流亡与表述等，他们指出，“在无法了解（如此表达的主题旋律）的可能性中，萨义德建议未来的学术需要更多地关注美学视角。如果民主人文主义能回答《东方学》达成的表述与权力的绝境，我们也需要问问民主美学（democratic aesthetics）是否也是可能的”。^③威廉·V. 斯帕努斯阐述萨义德的反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后结构主义的革命可能性。^④萨义德以“解放”和“再现”为核心切入人类学美学专题，“因为人类学在许多区域研究的核心活动的发展和策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确，因为后殖民世界研究的批评角色得到政治与学术的认可，战后的人类学得以巨大的扩展”。^⑤东方主义之后，“审美中心主义”导致美学功用的全球化。

萨义德的学术思想经由民族化、美学化达成全球化。后殖民批评理论源于伊斯兰主义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从现代性的反思与困境转向世界性的问题，作为“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的大陆主义”“文学运动”与“文化结构”产生全球性影响。萨义德的观点在于现代帝国主义促动了全球化过程，因为帝国主义把世界缩小了。“萨义德的研究最不平常的方面在于将世界性（worldliness）当成一个中心问题。”^⑥承此，斯皮瓦克认为全球化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梦想，验证审美教育才是实现全球正义与民主的文化工具，“这里我们没有谈及文化研究，一般而言，我认为文化/种族研究是保险的，一般认为欧洲中心论的比较文学是政治矫正物（political corrective）。当然，这是笼统的概括，任何深入的探讨必将得到改进”。^⑦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小组关注“底层经验”，尊重和接纳弱者与他者的多元文化，保证弱势群体的话语权，促使被边缘化的少数团体在平等合作中为共同目标而能动地行动起来。全球化教学实验与区域文化研究开展的目的在于实现“自由抗争的形式”，促成政治美学的整体转向、实践转向、生态转向、空间转向和全球化转向。

四、结语

萨义德不仅创造了批评理论，而且重新开创了时代精神，标志着后殖民运动的新阶段。国外萨义德学术思想研究自始至终呈现政治向度与美学关照，主要关注点有两个：一是萨义德以东方人的文化身份进行批评与写作，却放弃东方文化的话语权与认同，开创困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东方学；二是萨义德后殖民批评立场是文化政治性——介入的政治、复制的政治、认同的政治、分离主义的政治与报复的政治。萨义德以人性的维度阐述生命体验，将民族解放看作一种能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读书、写作和音乐之中，喜欢以对话的方式阐释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甚至以《回忆录》

① [加] 英格丽德·约翰斯顿：《重构语文世界——后殖民教学实践》，郭洋生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120页。

② R. Radhakrishnan, *A Said Dictionary*, Wiley: Wiley-Blackwell, 2012, p. 42.

③ Ben Etherington, Said, Grainger and the Ethics of Polyphony, in Med Curthoys and Debjani Ganguly, eds., *Edward Said: the Legacy of a Public Intellectual*,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 2007, p. 236.

④ William V. Spanos, *The Legacy of Edward W. Sai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 25.

⑤ Nicholas Dirks, Edward Said and Anthropology, in Adel Iskandar and Hakem Rustom, eds., *Edward Said: a Legacy of Eman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 89.

⑥ Abdirahman A. Hussein, *Edward Said: Criticism and Society*, New York: Verso, 2002, p. 160.

⑦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469.

的形式记录痛苦与错位以重构生活，用生命书写了“过客式”的“局外人”的反抗与认同。萨义德一生都在为结束东西方的冲突而斗争，也为进一步建设人类文明的平等与对话而努力，其学术思想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均影响巨大。

综上所述，在国外萨义德政治美学思想中，批评话语的政治向度、主体政治的美学观照、知识分子与民族文学的审美救赎是研究萨义德政治美学思想体系的三个重要维度。萨义德美学思想的政治向度，体现出其美论与政论的融合；他的政治美学思想是为东方发声的现代西方美学理论。随着区域主义、民族主义及去殖民主义研究的兴起，每一种民族文化都需要开放和包容的决心与勇气，在对话与交流中碰撞、吸收、反抗、抵制、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政治美学论著值得阅读、理解和研究。

（责任编辑：权达）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and Aesthetic View of Post-Colonialism: A Review of the Foreign Studies on Said's Political Aesthetics Thought

Wu Tiezhu Wang Bingzhen

Abstract: As an influential cultural critic in the 20th century, Edward Said explained the influence and function of aesthetics on political attitude, frame of reference, life experience, cultural resistance and national attribute from the angle of novels as cultural forms. In this regard, Said's postcolonial criticism with Orientalism as its core constructs the political aesthetic analysis mode of western narratology. In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aesthetic view of the politics of subjectivity, Said's political aesthetic thought presents the aesthetic salvation of intellectuals and nation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foreign studies on Said's political aesthetic thought in these three dimensions, and probe into the fusion and contradiction characters of Said's cultural political criticism based on this, to explore the cross-regional dialogue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ern ideology and western aesthetic trend. This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esthetics in China, and show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of political aesthe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story.

Keywords: Said; post-colonialism; critical discourse; politics of subjectivity; aesthetic salvation